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08

《遗落的南境》中生态恐怖叙事主题研究

黄芙蓉, 单予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遗落的南境》是杰夫·范德米尔的新怪谭代表作之一。小说运用恐怖元素,挖掘人物心理,深刻地呈现了当代生态环境恶化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蕴含生态恐怖叙事主题,呈现无意识的X区域对人类世界的渗透,刻画人类与之作斗争与两者最终的融合,渲染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忧惧与恐慌,从而揭示范德米尔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期望。

关键词: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新怪谭;恐怖;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052-06

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 1968—)是当代美国新怪谭小说作家的代表之一。他擅长在真实世界背景下,结合科幻与奇幻元素,表达与生态以及人类未来相关的主题。新怪谭是一种架构在当代社会充满奇幻和恐怖元素的文学风格,旨在解构人类的精神危机。作为范德米尔新怪谭作品的代表作,《遗落的南境三部曲》(*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 2014)由《湮灭》(*Annihilation*)、《当权者》(*Authority*)、《接纳》(*Acceptance*)组成。小说以勘探队探究神秘的X区域为引,描绘扩张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反思当下的生态环境危机,折射人类社会的普遍恐惧。

国外学者对《遗落的南境》的研究集中在其新怪谭文学风格以及叙事风格上:对比作品中人类纪话语和宇宙恐怖话语在新怪谭文体中的体现^①;探讨作品中的非自然叙事与怪诞现实主义^②;研究非人类书写的运用^③和触角式叙事(ten-

tacular narrative)^④等。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多集中于《湮灭》改编的同名电影,探讨其影像表达方式^⑤;或结合美国南方的环境危机,分析《湮灭》中的后自然书写^⑥等。

《遗落的南境》的生态恐怖叙事突出了生态环境在当下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同时以恐怖氛围的渲染,促使人们反思生态问题。小说通过对阴郁、疯癫、偏执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二重身等哥特元素的书写,以感官体验的描写渲染恐怖氛围,体现了作者的生态观。本文对范德米尔的生态恐怖主题进行研究,通过分析X区域中无意识的“人类纪怪物”的恐怖入侵、人类社会缩影的南境局中的权力斗争以及后自然视角下X区域与人类相互接纳与融合之道,挖掘小说叙事背后生态环境与人类存在意义的深刻内涵。

收稿日期:2022-08-11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WWB110)

作者简介:黄芙蓉(1974—),女,黑龙江鹤岗人,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加拿大文学研究。

①Ulstein, Gry. "Brave New Weird: Anthropocene Monsters in Jeff VanderMeer's *The Southern Reach*",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7(1): 71-96.

②Hegglund, J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and Weird Realism in Jeff VanderMeer's *Annihilation*". Erin James, Eric Morel, eds. *Environment and Narrative: New Directions in Eco Narratology*.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27-44.

③Strombeck, Andrew. "Inhuman Writing in Jeff VanderMeer's *Southern Reach Trilogy*", *Textual Practice*, 2020(8):1365-1382.

④Mohr, Dunja M. "Tentacular Narrative Webs Unthinking Humans in Jeff VanderMeer's *Southern Reach Trilogy*". Louise Economides, Laura Shackelford, eds. *Surreal Entanglements. Essays on Jeff VanderMeer's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169-191.

⑤吴美琳:《科幻电影文本中的符号学表达——以〈湮灭〉为例》,《名作欣赏》2022年第11期。

⑥张鲁宁,韩启群:《美国南方“新怪谭”小说〈湮灭〉的后自然书写》,《山东外语教学》2021年第6期。

一 入侵:无意识外星怪物带来的恐怖体验

《湮灭》将X区域设定为吞噬一切的“怪物”,以第十二期勘探队中生物学家的视角,描写了该区域蔓延的恐怖。X区域的神秘力量与人类的乏力应对是恐怖的来源。近年来,地质学术语“人类纪”成为生态批评的关键词之一,表达“人类活动对地球的环境、气候和生态都带来了巨大影响”的观念^①。而“人类纪怪物”(Anthropocene Monsters)概念中,“怪物是不同社会中都会使用的隐喻性结构,用来应对文化焦虑,或重新评估、并将观念或理想概念化”^②,在“9·11”事件之后,范德米尔以怪物入侵、未知生命的渗透表达弥漫于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小说中无意识的外星基因无限复制形成X区域,带给身处其中的人类以恐怖的体验。

人类的感觉来自对周围环境的反馈,“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构成的规律的客体,世界是自然环境,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③。X区域通过作用于人类感官来传递如附骨之蛆的恐怖。地下塔墙壁上写满有机生命组成的文字,“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分享……”^④。文字出自布道者出身的灯塔管理员索尔,是其藏书架上的布道内容,他异化为爬行者后,无休止地在地下塔书写这些词句。类似的书写反复出现,数量庞大而密集的微生物散发着荧光,像幽灵一般构成字迹,此类景象在幽深的地下塔里带来成倍的视觉冲击和恐怖效果。“恐惧所起的是功能性作用,创作者就是要借助恐惧故事或氛围,呈现即时感官反应,打造让人惊悚的审美体验,推动叙事节奏。”^⑤“罪孽者”暗指造成生态破坏的人类,“分享”一词表达人类与蠕虫等低等生命的平等。蠕虫虽无意

识,却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陷落,并预示高等生命(人)与低等生命的共存和融合。这种视觉上的反复重现带来诡异又震撼的观感,增强了故事的恐怖气氛^⑥。地下世界与幽暗通道是哥特恐怖中惯用的元素,黑暗和幽闭的环境触发了人类对于黑暗和死亡最本能的恐惧。

小说还描绘了幽暗的地下塔中,视觉被压制,触觉和听觉被激发的恐怖想象。生物学家在地下塔行进时,墙的质感发生变化,“仿佛墙壁忽然变得有点像肉质,而我们是在一头怪兽的食道里行进”^⑦。深陷于怪兽肉质食道的感觉,以及被野兽吞食的联想,让生物学家的恐惧感倍增,“这种极端的体验,再加上那心跳声,以及爬行者永不停歇的书写,还有渐次增强的音效,所有这些因素仿佛将我撑得满满的,不再有多余的空间”^⑧。感知与心理活动描写带给读者恐惧和压迫感,令其产生恐怖与崇高的审美体验。

此外,范德米尔还通过熟悉事物的书写,给人以细思极恐之感。生物学家在灯塔上发现层层堆叠的日志,日志代表着已经湮灭的勘探队员们的经历,“当我看见这成百上千本日志,感觉自己就像真的变成了老生物学家,一时竟回不过神来。这疯狂的世界就是要将你占领:由外及里,逼迫你接受现实”^⑨。这些发霉腐坏的日志,记载着队员们在X区域内的恐怖体验,他们的意识似乎仍在飘荡,让后来者再次面对前人的恐惧。这些日志像垃圾一样堆叠,既是人类曾经存在的证明,也展现了生者所面对的生命威胁。“……死亡的种籽与蠕虫”^⑩的词句在这些日志中反复出现,如病毒一样感染人类的思维,暗示着X区域里低级生命向高级生命的挑战,以及X区域对人类世界的持续侵蚀。

X区域对人类生命的吞噬体现了直接的恐怖

①陈浩然:《生态批评的“人类世”时代:关于“人类世”的争论》,《英语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②Ulstein, Gry. “Brave New Weird: Anthropocene Monsters in Jeff VanderMeer’s *The Southern Reach*”,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7(1): 81-82.

③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前言第5页。

④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⑤马兵,褚珊珊:《论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恐惧书写》,《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⑥任杰:《空间转换与艺术主体的精神嬗变——论下之琳的延安书写》,《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⑦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⑧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

⑨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⑩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

感的冲击,也体现为应激反应式的攻击。《湮灭》中人类学家在被催眠后进入地下塔采集样本,她轻率的举动干扰了爬行者的书写。采集样本的目的是认识、分析并最终主宰自然,结果却导致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类学家的死状惨烈,脸被灼烧毁容,下颚被折断,“一股绿色的灰烬从中流淌出来,堆积在她胸口”,身上的血肉要么被吞噬,要么已经融在一起^①。血淋淋的恐怖画面更让人类反思其对自然破坏行为的后果。

X区域的不可捉摸性带来的恐怖感贯穿全篇,与其说X区域是人类纪怪物对人类社会的凝视,不如说它是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构想。此外,改变并非只停留在它所侵蚀的土地上,负责探索的人类机构南境局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人类内部的争斗削弱了其对抗X区域扩张的有效性。

二 斗争:自然与社会危机中的权力纠葛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生态污染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难题。范德米尔以晦暗的哥特式恐怖的“南境局”为基点展开人类世界的故事,将“X区域”构想为压抑恐怖的空间,恐怖主义的蔓延让人类忽视环境问题。在生态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南境局的新局长“总管”深陷于腐朽机构中的权力争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怀疑中,这不仅导致他在权力争夺中失败,也使其难以查明X区域的成因与发展。

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旨在“针对这个至高无上的人文主义,揭示这普世思想背后包藏的狭隘、偏见、傲慢和霸权,其自高自大的欧洲中心论、放大的民族国家论,以及奴役自然和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②。小说代表了人类社会冗余沉疴的南境局的书写体现了

作者对人类社会的批判。《当权者》中总管将其形容为一个“落后迟滞的政府机构”^③,设立的目的是调查“人为生态灾难”形成的X区域^④。南境局从上到下都带着“陈旧过时”的味道,“古怪阴沉的建筑、破旧的绿地毯、观念陈腐的职员”,都让总管感受到了南境局的衰败^⑤。其建筑是数十年前的风格,像是垃圾堆和纪念碑的混合物。通往X区域的路上,还有一道道令人窒息的防御屏障。南境局的没落源于“恐怖主义和环境恶化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这导致X区域的秘密几乎被官方遗忘^⑥,南境局的员工也陆续被总部调走“以支持反恐行动”^⑦。这种详细的刻画让破落颓废的感觉跃然纸上,给人一种萦绕不散的压抑和不安,与哥特式的恐怖一脉相承,“法国大革命后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压倒一切的恐怖气氛可以在我们911后的大众媒体诱导的恐怖文化中得到呼应”^⑧。哥特美学的盛行源自人们对时代的焦虑和恐慌,恐怖幽闭的南境局的没落映射了人类机构的无能。军事防御阻止不了X区域的扩张,官方声称的十二期勘探队实际上是三十八次徒劳无功的探索。政府一方面为应对恐怖主义疲于奔命,一方面还要解决环境恶化的烂摊子。相比于恐怖主义,人类似乎对控制自然抱有更大的自信,然而,X区域的形成与扩张的真相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并未得以揭开,反而让涉身其中的人陷入无望的精神困境中。

《当权者》中,总管对X区域秘密的探索和他与副局长格蕾丝、“代言人”洛瑞权力争夺的情节并行。总管对X区域的探索处处碰壁,而在权力纠葛中,他也无可避免地被回忆和现实的交织困扰,精神状态逐渐崩塌。总管初到南境局时就将格蕾丝看作“障碍”^⑨,认为前局长可能是南境局机构腐坏的源头。他疑虑重重,“宁愿显得多疑

①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②王斑:《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生态批评》,《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期。

③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④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⑤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⑥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⑦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⑧Beville, Maria. *Gothic-postmodernism: Voicing the Terror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V., 2009, p.33.

⑨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愚蠢,也不愿遭受损害”^①。格蕾丝了解到更多的有效情报,但她不信任总管,不与之共享信息。洛瑞是高高在上的控制者,通过前局长和现总管监控并插手南境局的行动。洛瑞每次和总管谈话都通过催眠控制其意识,挑起他与格蕾丝的矛盾。格蕾丝知道总管数次潜入其办公室,却并不知道这是总管受控的行为。而总管认为格蕾丝偷偷搜查了他的汽车,“当他去边界的时候,副局长走进停车场,撬开车锁,在他的仪表盘杂物箱里面翻查,然后施虐般地撵死了那只蚊子”^②。“撬开”代表着领地的侵略,“施虐”和“撵死”表达了总管认知中格蕾丝的暴力倾向。他们周旋于权力的漩涡中,彼此猜忌且心怀怨怼,“生活和身份的阴暗面被设定为一种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可以说是狂妄自大的叙事声音的焦点”^③。冷静的叙事口吻里,每个人在权力面前都好像陷入诡异的癫狂,以至于连最重要的真相探究也被忽视。总管疲于权力博弈,调查的受阻、格蕾丝的不信任以及母亲和洛瑞的阻挠,都使他沉溺于酒精的麻痹作用中。

南境局内的权力斗争不仅源于控制欲,更因为 X 区域的渗透对人们心理的影响。X 区域以腐败蜂蜜气味的形式弥漫在他们周围,通过勘探队员摄制并带回的录像带将 X 区域的血腥、死亡、恐怖事件的画面印入了他们的头脑里,导致了他们的“自我放纵、痴迷、鲁莽和偏执”^④。童年曾居住在陷落为 X 区域的小岛上的局长执拗地追寻真相,“你必须不停地前进,直到再也无法向前”^⑤。她不惜用欺骗甚至催眠的手段控制人类学家,间接导致其死亡。从 X 区域回来的科学家维比特早已疯魔,成了“孵化中的怪物”^⑥。总管因工作过失导致的无辜死亡事件在南境局里被反复放大和鞭笞,让他无数次重温过往,“外公正等着他们,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他的脸显得十分神

秘”^⑦。X 区域的渗透影响着身处南境局的人们,潜移默化地导致其异化。

整体的人类社会同样是茫然与空虚的,总管服用镇定药物缓解自己的焦虑。在寻找幽灵鸟途中,他看到高档餐馆里酒保在炫耀,富人在吹嘘财富,生命的意义无从谈起。局长在周末独自沉溺于酒吧,和许多人一样用桌球和酒精缓释生活的困扰。他们的生命折射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地,即“被困在一个由后现代文化、处方和非处方药的狂妄自大和压抑的混合物引发的,超现实和非认同的可怕空虚中”^⑧。人类机构南境局的衰落与覆灭,以及生态危机中个体的挣扎,这些描写都极具感染力。蔑视自然的人类忙于应对恐怖主义和内部的权力倾轧,因而在面对 X 区域的侵蚀时,人类的抗争与探索一败涂地。当然,范德米尔并非仅仅意图呈现自然和人类对立,而是试图呈现一种人类与自然融合的预期。

三 融合:万物皆平等的书写中人类的重生

《遗落的南境》通过对未知的 X 区域的书写,从勘探队员们的肉体湮灭,到灯塔管理员索尔与 X 区域融合为怪物爬行者,再到生物学家借着幽灵鸟重生,最终到总管探索地下塔的牺牲带来 X 区域的改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抗到接纳的过程,人被视作生态环境中的有机体,与万物平等,融合共生。这种书写与后自然思想的部分内容相契合。后自然思想是对传统自然思想概念的重构,“将文化、技术和自然融为一体”,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同时提倡正视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⑨。

X 区域的不可控性将自然提高到和人类平等的地位。在发现勘探队员的现代装备会激发 X 区域的恶性反应后,勘探队不得不回归原始的武

①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 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73 页。

②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 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7 页。

③Beville, Maria. *Gothic-postmodernism: Voicing the Terror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V., 2009, p.172.

④Beville, Maria. *Gothic-postmodernism: Voicing the Terror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V., 2009, p.172.

⑤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 3:接纳》,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3 页。

⑥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 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6 页。

⑦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 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7 页。

⑧Beville, Maria. *Gothic-postmodernism: Voicing the Terror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V., 2009, p.173.

⑨滕菲:《人类世的到来与生态现代主义的后自然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器和简陋的设备,他们“携带的物品大多与当前的科技水平不符”^①。X区域没有意识,它被动地回应人类,其行为毫无规律,可能会迅速产生勘探队员们的副本,导致其自相残杀,也可能让队员或副本“毫发无伤地返回”^②,却在短时间内因为体内细胞快速分裂而罹患癌症身亡。范德米尔在故事的开始就定下难以琢磨的基调。随着故事的发展,恐怖也逐渐蔓延,并激发了人类的深层次情感,驱使他们反复思考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接纳》中,幽灵鸟最终了解到X区域的成因:它是预设的外星生物碎片附着在玻璃镜片组上,因为玻璃被打破而被激活,“X区域既是机器,也是生物”^③。所以它只是生物无意识的繁殖,DNA的自动复制与分裂。这一机制隐喻现实世界人类面对无意识的自然时,人类的行为是“因”,而自然报应则为“果”。人类必须破除X区域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因果,寻找并建立探究、分类、征服、利用之外的模式。

X区域在展现对人类的漠视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凌驾于恐怖之上的美感,即X区域并非单纯带给人类恐怖感,还交织着美丽、敬畏、恐惧等复杂情感。“恐怖的崇高体验是一种高度的体验和想象,在这种体验中,认知理性和客观性被忽视,而被幻想和欲望所支持。”^④《湮灭》中,生物学家的所见所闻使其信念被动摇,在探索地下塔时,她看到从墙上长出来的菌丝“带着泥土气息,还透露出一丝淡淡的腐败蜂蜜味儿。这片微型树林轻轻摇曳,几乎难以察觉,就像海草在缓和的洋流中飘荡”^⑤。生物学家描绘了一个微生态系统中的有机世界,相比于人类对于此种生物寄生、泛滥和扩散的普遍看法,生物学家眼中的微生物世界并不恐怖,而是带有迸发生命力的柔和之美。她被这种颓败的美打动,进而开始接纳X区域的一些

特质。而当她来到灯塔以后,发现了人类争斗的迹象:“我发现墙上有血迹,而且大多十分稠密。”^⑥人类争斗的痕迹仿佛是文明社会的缩影,充斥着暴力和猜忌。但是,代表着自然的藤蔓,历经时日,开出美丽的花朵,消弭了暴力事件的阴影,“一株开出紫色花朵的藤蔓占据了灯塔的墙壁,盘绕在残留门户的左侧。这颇为让人欣慰,因为暴力事件必定发生在许久以前”^⑦。X区域给人类社会的动荡境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在未知带来的恐惧中绽放的美丽赋予X区域新的意义:人类的暴力、流血事件在X区域最终会以另一种形式消解。这种典型的哥特式美学促使人们在恐惧中反思:X区域的侵蚀不再是不可直面的恐怖,生物学家对X区域环境的接纳成为造就其副本幽灵鸟的关键一环。

布道者/灯塔管理员索尔在灯塔里用灯光为人指明方向,而地下塔里不停书写的爬行者则带来神秘力量的侵蚀。管理员和爬行者、生物学家与其副本幽灵鸟是二重身的书写。二重身(Doppelgänger)是哥特文学的母题之一,“常常以相貌相仿性格相异的双胞胎、自我的变体、自我的镜像等方式出现”^⑧。二重身的出现表达了人类与X区域关系的变化:爬行者被X区域吞噬,而生物学家在光亮感的海洋中溺水重生;同时,幽灵鸟诞生为有独立意识与人格的副本,“说明她不是生物学家,而是一个新个体,为了生存,摒弃了另一个人对溺水的恐惧”^⑨,成为X区域与人类相互接纳的产物。相应地,总管和格蕾丝对幽灵鸟的认同代表着人类最终对X区域的接纳。总管从最初心机深沉地审讯,到最终追随幽灵鸟,而副局长格蕾丝也从最初对幽灵鸟的怀疑,到最终与幽灵鸟相互陪伴。这样,X区域不再诡谲,而是与人类达成默契,成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⑩的

①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②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2:当权者》,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③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3:接纳》,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309页。

④Beville, Maria. *Gothic-postmodernism: Voicing the Terror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B.V., 2009, p.26.

⑤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⑥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⑦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⑧徐凯:《自我中的他者 他者中的自我——论怀特小说中的“二重身”母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⑨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3:接纳》,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⑩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3:接纳》,胡绍晏译,天地出版社2016年版,第358页。

背景。

在后自然的视角下,自然不再是独立于人类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环境”,二者互相影响,相互渗透。正如在《遗落的南境》的结局中,X 区域因总管的牺牲而改变,而人类也接纳了 X 区域。无论是 X 区域展现的无意识,抑或是人类对于后人类存在的接纳,都是一种万物皆平等的生态观念,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后自然畅想。

结语

对《遗落的南境》生态恐怖叙事主题的研究可以揭示范德米尔的生态观。恐怖主义阴霾下的

人类世界往往忽视生态环境问题,而后自然生态批评提倡重视自然对人类的作用。《遗落的南境》中,在人类和自然互相试探、了解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了自然的恐怖中蕴含的崇高美学,而自然也对人类展现出某种意义上的包容,最终达到相互融合。范德米尔在人类中心主义盛行之下,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了社会普遍的恐惧,以引人入胜的笔力书写人类与 X 区域从对立到接纳的过程,展现了当代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督促读者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The Ecological Horror Narrative Theme in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

HUANG Fu-rong & SHAN Yu-h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Jeff VanderMeer's new-weird fiction, whose rendering of the horror atmosphere and the inner self clearly presented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 in the deterior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horror narrative features in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 are analyzed to reveal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unconscious Area X, the resistance of human world, the final merging of the two, man's insecurity and its fear caused by ecological crisis, and finally, VanderMeer's outlook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Key words: Jeff VanderMeer; *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 new weird; horror; ecocritical criticism

(责任校对 唐尧)